

經義考

冊六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七

戴氏德喪服變除

舊唐志一卷通志略同

佚

馬氏融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鄭氏玄喪服譜注

隋志一卷

佚

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劉氏表後定喪服隋志作喪禮

隋志一卷

佚

按杜佑通典引劉表後定喪服文云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為祖母二年以為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為祖服周父亡之後為祖母不得踰祖也又云既除喪有來弔者以縞冠深衣於墓受之畢事反吉又云君來弔臣主人待君到脫頭經貫左臂去杖出門迎門外再拜乃厭還先入門東壁向君讓君於前聽進即堂先哭乃止於廬外伏哭當先君止君起致辭于對而不言稽顙以答之

蔣氏琬喪服要記

隋志一卷

佚

蜀志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為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延熙元年命開府明年就加為大司馬卒諡曰恭

王氏肅喪服要記

隋志一卷

佚

按王氏喪服要記孔氏正義杜氏通典多引之其魯哀公
葬父一篇散見羣書今會粹爲一可以補永嘉薛氏孔子
集語所未及文曰魯哀公祖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桂樹
乎哀公曰不也桂樹者起於介子推子推晉之人也文公
有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饋軍糧後文公復
國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子推奔介
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神魂賈於地故作桂樹焉
吾父生於宮殿死於枕席何用桂樹爲孔子問曰寧設三
桃湯乎哀公曰不也桃者起於衛靈公有女乳母送新婦
就夫家道聞夫死乳母欲將新婦返新婦曰女有三從今
屬於人死當卒哀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
沐死者出東門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
用三桃湯爲孔子問曰寧設五穀囊乎哀公曰不也五穀
囊者起伯夷叔齊讓國不食周粟而餓于首陽之山恐魂
之饑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爲孔子問
曰寧設菰廬乎哀公曰不也菰廬起太伯太伯出奔聞古
公崩還赴喪故作菰廬以障其尸吾父無太伯之罪何用

此為孔子問曰寧設桐人乎哀公曰不也桐人起於齊人
虞卿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
父生得供養何用桐人為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
不也魂衣起苑荊於山之下道逢寒死友哀往迎其尸憫
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於衣被何用魂衣為
酈善長謂孔子非璠璣送葬安用桂樹為禮乎王肅此證
近於誣矣

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射氏慈喪服變除圖

七錄五卷

佚

陸德明曰慈字孝宗彭城人吳中書侍郎

隋書慈吳齊王傳

喪服天子諸侯圖

舊唐志二卷

佚

杜氏預喪服要集

隋志二卷

佚

袁氏準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衛氏瓘喪服儀

隋志一卷

佚

劉氏達喪服要記

七錄二卷

佚

隋書達晉侍中

崔氏游喪服圖

舊唐志一卷

佚

晉書崔游字子相上黨人魏末察孝廉泰始初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

賀氏循喪服要紀

七錄六卷隋志舊唐志十卷

佚

喪服譜

隋志一卷

佚

孔氏倫集注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集衆家注

蔡氏謨喪服譜

隋志一卷舊唐志同

佚

環氏濟喪服要略

隋志一卷

佚

孔氏衍凶禮

隋志一卷

佚

葛氏洪喪服變除

隋志一卷

佚

陳氏銓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劉氏德明喪服要問

七錄六卷

佚

裴氏松之集注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松之字士期河東人宋太中大夫西鄉侯

經

義

考

卷一百三十六

四一中華書局聚

庾氏蔚之喪服要記

七錄三十一卷

佚

隋書宋員外郎散騎常侍庾蔚之撰

喪服世要

七錄一卷

佚

費氏沉喪服集議

七錄十卷

佚

隋書宋撫軍司馬費沉撰

雷氏次宗略注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釋慧皎高僧傳慧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

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嘲之曰昔與足下共於釋和

尚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

周氏續之喪服注

佚

蔡氏超宗集注喪服經傳

隋志二卷

佚

劉氏道拔喪服經傳注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彭城人宋海豐令

張氏耀喪服要問

七錄二卷

佚

崔氏凱喪服難問

七錄六卷

佚

王氏儉喪服古今集記

隋志三卷舊唐志同

經

義

考

卷一百三十六

五中華書局聚

喪服圖

佚

隋志一卷

佚

田氏

僧紹集解喪服經傳

隋志二卷

佚

司馬氏

璣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五卷

佚

隋書司馬璣齊散騎郎

王氏逸喪服世行要記舊唐書逸作逡之

隋志十卷

佚

隋書齊光祿大夫王逸撰

樓氏幼瑜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二卷

佚

隋書幼瑜齊給事中

劉氏蠶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一卷

佚

沈氏麟士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一卷

佚

袁氏祈喪服答要難

隋志一卷舊唐志同

佚

唐書趙成問袁祈答

賀氏游喪服圖

隋志一卷

經

義

考

卷一百三十六

六中華書局聚

佚

崔氏逸喪服圖

隋志一卷

佚

裴氏子野喪服傳

隋志一卷

佚

賀氏瑒喪服義疏

隋志二卷

佚

何氏循喪服治禮儀注七錄作士喪儀注

唐志九卷

佚

何氏修之喪服經傳義疏

隋志一卷

佚

隋書修之梁尚書左丞

皇氏侃喪服文句義疏

隋志十卷

佚

喪服答問目

隋志十三卷

佚

孔氏智喪服釋疑

七錄二十卷

佚

謝氏嶠喪服義

隋志十卷

佚

隋書嶠陳國子祭酒

袁氏憲喪禮五服

隋志七卷

佚

隋書憲大將軍

王氏隆伯喪禮鈔

隋志三卷

佚

張氏冲喪服義

三卷

佚

沈氏文阿喪服經傳義疏

舊唐志四卷

佚

喪服發題

舊唐志二卷

佚

謝氏徽喪服要記注

舊唐志五卷注賀循書

佚

按杜氏通典引喪服要記文云公子之二宗皆一代而已庶兄弟既亡之後各為一宗之祖也其下有徽注云母弟

與妾子則貴於嗣子則賤與妾子同爲庶故也既死之後皆成一宗之始祖卽上所謂別子爲祖也又要記下文云嫡繼其正統者各自爲大宗乃成百世不遷之宗也其下有徽注云賀公答庾元規云雖非諸侯別子始起是邦而爲大夫者其後繼之亦成百代不遷之宗鄭玄亦云太祖謂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愚謂是起是邦始受爵者又問別子有十人一族之中可有十大宗乎然賀答傳純云別子爲祖不限前後此爲每公之子皆別也又要記云凡諸侯之嗣子繼代爲君君之羣弟不敢宗君君命其母弟爲宗諸弟宗之亦謂之大宗死則爲齊衰九月其下有徽注云母弟雖貴諸弟亦不敢服既爲宗主則齊衰九月其母小君也其妻齊衰三月如大宗也以母弟之貴故也又要記下文云若無母弟則命庶弟之大者爲宗諸弟宗之亦如母弟則爲之大功九月下有徽注云此大傳之小宗也其母妻則無服女公子服宗亦與男同要記下文云此二宗者一代而已下有徽注云此二宗亦不得並故大傳曰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八

孟氏詵喪服正要

唐志二卷

佚

舊唐書孟詵汝州梁人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出為台州

司馬後累遷春官侍郎長安中為同州刺史

殷氏价喪服極議

通志一卷

佚

龐氏景昭喪服制

通志一卷

佚

張氏薦五服圖

佚

裴氏 藍五服儀

唐志 二卷

佚

新唐書 藍元和太常少卿

仲氏 子陵 五服圖

通志 十卷

佚

新唐書 貞元九年上

伊氏 失名 喪服雜記

七錄 二十卷

佚

徐氏 失名 喪服制要

隋志 一卷

佚

王氏 失名 喪服記

隋志 十卷

佚

嚴氏失名喪服五要

隋志一卷

佚

卜氏失名駁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樊氏失名喪服疑問

隋志一卷

佚

戴氏失名喪服五家要記圖譜

七錄五卷

佚

亡名氏喪服義鈔

隋志三卷

佚

喪服經傳隱義

七錄一卷

經義考

卷一百三十七

二一中華書局聚

喪服要略 佚

隋志二卷

佚

喪服祥禫雜議

七錄二十九卷

佚

喪服雜議故事

七錄二十一卷

佚

喪服君臣圖儀

七錄一卷

佚

五服圖

隋志一卷

佚

五服圖儀

隋志一卷

佚

五服略例

隋志一卷

佚

喪服要問

隋志一卷

佚

喪服假寧制

隋志三卷

佚

論喪服決

隋志一卷

佚

士喪禮儀注

唐志十四卷

佚

經

義

考

卷一百三十七

三 中華書局聚

五服志

宋志三卷

佚

喪服加減

宋志一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文無倫次

五服儀

一卷

佚

五服法纂

一卷

佚

以上二書載紹興續到四庫闕書目

梁氏觀國喪禮

五卷

佚

廣東通志梁觀國字賓卿南海人再薦於鄉不第力排佛老編喪禮五卷革用道釋者門人稱曰歸正先生

韓氏挺服制

宋志一卷

佚

李氏隨吉凶五服儀

宋志一卷

佚

劉氏筠五服年月數

宋志一卷

佚

呂氏大臨編禮

三卷

未見

晁公武曰以士喪禮爲本取三禮附之自始死至祥練各以類分其施於後學甚惠尙恨所編者五禮中特凶禮而已

沈氏括喪服後傳

經

義

考

卷一百三十七

四一中華書局聚

佚

括自述曰予為喪服後傳書成熙寧中欲重定五服勅而予預討論雷鄭之學闕謬頗多

鄭氏文通喪服長編

佚

楊氏簡喪禮家記

一卷

佚

馮氏椅喪禮

佚

葉氏起喪禮會經

未見

黃虞稷曰起字振卿永嘉人其書虞集為之跋

車氏垓內外服制通釋

九卷

存

馬良驥曰公諱垓字經臣少諱若縮鄉人所稱雙峯先生者也居

黃巖領鄉薦不第季父韶溪先生安行登永嘉潛室陳先生埴之門公與從兄若水俱受學焉凡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精微蘊奧靡不探蹟異端百家之說必反覆辨訂至於禮經尤詳如深衣之績衽先儒未有一定之論公則用注疏皇氏廣頭在下之說改正績衽爲裳之上衣之傍而後深衣之制始得其宜喪服親疏之隆殺文公家禮尙或遺略公乃作內外服制通釋一篇其於正降義加多以義起以補文公之未備士之習禮者得之如指諸掌焉景定中會稽王華甫守台於城之東湖建上蔡書院首聘公兄弟處以賓職咸淳中朝廷以特科授迪功郎建寧浦城縣尉公既老遂不赴

牟楷序曰余聞雙峯先生服制有書舊矣而常恨莫之見也年幾耳順先生之子大雅翁始編以示余且俾題其首余以晚學辭弗獲遂爲之言曰美哉是書其文公家禮之羽翼歟或曰喪服之制家禮備矣此書之作不殆於贅乎哉余謂不然家禮著其所當然此釋其所以然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徒由之而不求以知之可乎哉此先生之書所以作也然禮有冠昏喪祭而此獨有取於喪又何歟禮之行由於俗之厚俗之厚由於喪之重也

周公所以成周家忠厚之俗亦惟喪祭之重而已喪祭之重民俗之厚也民俗厚而後冠昏之禮可行矣噫親喪固所自盡也世降俗澆齊斬且莫之盡況期功乎期功之正者且莫之盡況若義若降若加者乎噫安得如先生者出而司風俗之柄卽是書而躬行之且律天下之人盡行之則變澆爲淳有不難者矣噫後之人讀是書而昧於天理者烏足以知先生之心哉先生姓車氏諱垓字經臣玉峯先生之委也至元後己卯暢月

張復跋曰雙峯先生內外服制通釋余聞其書舊矣今始獲一觀其發明朱夫子家禮殆無遺蘊豈曰小補之哉因思牛角時從玉峯先生於上蔡東湖書院引試聖則堂舉孟子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章爲題先生曰此帝堯命契教天下萬世以人道之始也余對曰朱夫子喪禮一書豈非教天下萬世以人道之終乎先生喟然曰小子真能以隅反矣雙峯先生玉峯先生之委也宜其熟於禮也烏乎微契不能啓之於前微朱夫子不能成之於後微先生通釋又不能使後人行著而習察也讀先生之書者孝弟之心油然而如風之於艸雷之於蟄豈曰小補之哉時至元後庚辰六月子瑤跋曰先君成此書未脫橐而更化及奔竄山谷竟以疾終家

塾悉爲煨燼時瑤兄弟尚幼若罔聞知洎長有識而手澤無存蚤夜痛心有負先志歲庚午春先師栖筠鄭先生亡余往弔於先生書房中見內外服制通釋一書儼然具在驚喜無地栖筠蓋先君之愛友曾傳之於是編寫成帙衆謂是書有補世教瑤不敢私遂鋟諸梓與衆共之至元後戊寅孟春

從子惟賢跋曰是書之出可與文公喪禮相表裏而並行也或曰朱子一代道學之宗其肩可比乎曰不然朱子於是書猶君子之射也我伯父雙峯於是書乃養由基之射也學專而精詳而明有補家禮之未備有發前賢之未發非謂學問相高也爲之圖使人易見爲之釋使人易知易見易知親疏隆殺之等人人可得而盡矣必師友講說云乎有補於治道明矣時至元後戊寅仲夏

按車氏書子所儲者闕第八卷以後八卷目爲三殤以次降服應服期而殤者降服大功小功應服大功而殤者降服小功總麻應服小功而殤者降服總麻卷九爲深衣疑

葉氏起喪禮會記

佚

虞集後序曰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臆說自爲牴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爲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因司馬氏之說而麤加彙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爲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爲喪禮會紀以示余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以爲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爲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嗚呼其志亦可尙矣觀振卿之恂恂愿慤嚴覈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昔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己殆非求

知於當時以自銜者也顧不鄙余而俾與觀焉余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幕官以出余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忽不暇故略敘梗概而歸溫陵之士尙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參徵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尙未晚也

戴氏石玉治親書

三卷

佚

虞集序曰治親書者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爲記禮者有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故雜取爾雅儀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釋親二曰宗法三曰服制而親親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讀之而歎曰考之於書帝堯則曰以親九族帝舜則曰察於人倫其命契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然則治天下者思盡人道以成善治豈有出於此乎今布衣韋帶之士坐誦書史慨然思古聖人爲治之道有取於聖經賢傳著而爲書以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夫大學之道其極致在於平天下蓋其所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親之

各立內有其序外有其別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立則或昧於一本之立迷於疏戚之辨謬於愛敬之節溺於鄙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可謂善矣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王之制故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以祭則惡在其爲宗乎爲士者猶然況庶人乎是故學者肄其說而傳之可也石玉所謂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說今所敘列先王之法時君之訓先儒之說可謂備矣余竊有慨焉喪服者所以著其哀所以稱其情也世俗淪降不能三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總小功之足察乎雖然君子之爲道也亦教之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聞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嘗欲節其過以勉其不及焉則凡石玉之所序者可考而通之以就其可行者矣噫論至於此亦不過肄其說而傳之云耳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爲人上者不有躬行心得之君子孰能與於此哉方今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以就一王禮樂之盛于數百年之間戴氏復以禮顯不亦偉與

張氏頤喪服總類

佚

龔氏端禮五服圖解

未見

周氏南老喪禮舉要

未見

徐氏駿五服集證

一卷

存

駿自序曰喪者凶事也聖人必達之喪而使人盡夫送終之誠故制五服以取法於天地陰陽別乎親疏之等俾不相瀆亂者故馮鼎元有曰禮莫嚴於五服而五服莫嚴於父母有父母然後有吾身身其枝也終喪之服可不嚴乎駿不自揣己謹按文公家禮及我太祖高皇帝制製孝慈錄間亦採摭先儒至當之論附以臆見之言為五服問答凡三臆彙始克成編名曰五服集證嘗以質諸先達咸曰雖哀集衆說以釋其義足可俾為人子者習之以知其尊卑隆殺之道而哀痛之心莫不油然而生則五服庶無相瀆者

矣福建士夫書林詹氏讀書好禮見而喜曰此五服書不可私於己遂慨然捐錕命工鋟梓以永其傳駿深懼舛駁不能盡夫五服之旨僭踰之罪莫可逃乎後之君子倘改而正諸則非惟區區之幸抑亦後學之幸也時正統三年歲次戊午春二月

夏氏璉喪禮書

未見

黃虞稷曰璉字廷器蘭谿人天順庚辰進士歷知永平贛州二府

事

蔡氏芳喪禮酌宜

未見

温州府志芳字茂之平陽縣人弘治戊午舉人官福建運副

王氏廷相喪禮論

一卷

存

魏坤曰王氏喪禮論並喪一改葬二嫂叔服三喪中祭四服官政五葬北首六遷廟七過期葬八居喪見人弔人食人遺人九貧葬十喪未斂服十一居喪服食起居十二喪服諸志十三魂帛十四

衰制十五風水十六喪次十七具載家藏集中

劉氏續喪服傳解

未見

續自序曰漢初高堂生爲博士傳儀禮十七篇至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字皆篆書古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其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在於祕館先儒以爲周公作按記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則中晦而孔子述之者也獨喪服子夏爲傳豈以通上下兼經權難知與漢末鄭玄爲十七篇注唐賈公彥爲疏其他皆亡矣宋朱子爲通解門人楊復爲圖至敖繼公爲集說嗚呼去周孔數千年習者不知幾何人傳者尙有此數家然皆精不知蘊奧粗并亡制度禮亦難言矣我朝太祖有意於是而儒臣近蹈前訛惜哉續承乏吏部弘治甲子太皇太后喪因倡古反吉玄端爲凶衰服制無漢以後附會說諸大臣從之尋守鎮江治官三月卽歸杜門成初志以內外徵不起忘飲食寵辱死生加百倍功然後知禰祖上殺子孫下殺兄弟旁殺以澤皆五世而斬也天子諸侯絕旁親以其皆臣也公卿大夫降旁親以其尊不同也爲人後者女子出嫁降旁親而

正體父母期持重大宗不二斬也然庶子不爲長子斬宗子不爲出母服無父則祖亦斬無子則孫亦期諸侯以下男女尊同則仍本服公卿以下女出嫁無主則仍本服臣不食祿則同民三月君已傳位則從服期年從有服而無服從無服而有服從重而輕從輕而重隨時隨人取中無一定之法乃行經之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豈易知哉是故兼前代之制作莫如周公定百王之大法莫如孔子是篇師徒述習孔子既不易則今日必不可易今日必不可易則後世又安能易哉故績特爲訓又圖以該之使九族有等而不容毫髮差使五服皆同而但有粗細異一本始乎父子旁親始乎兄弟亂而有條殊而可一簡易之道如指掌非妄作也正德癸酉秋七月

王氏廷相喪禮備纂

二卷

存

毛氏先舒喪禮雜記

一卷

存

汪氏琬喪服或問

一卷

存

徐氏乾學讀禮通考

一百二十卷

存

彝尊序曰禮有五喪祭重矣曲臺之記石渠之論議於喪禮尤詳焉晉人崇尚莊老宜其自放禮法之外而於喪禮變除假寧之同異獨斷斷辨難若杜預衛瓘袁準孔倫陳銓劉逵賀循環濟蔡謨劉德明葛洪孔衍之徒均有撰述宋齊以降言凶禮者不乏自唐徙五禮之名置凶禮第五於時許敬宗李義府上顯慶新禮以爲凶禮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此柳宗元以不學訕之也迨宋講學日繁而言禮者寡於凶事少專書朱子家禮盛行於民間而世之儒者於國恤不復措意其僅存可稽者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已焉嗚呼慎終追遠之義輟而不講斯民德之日歸於薄矣刑部尙書崑山徐公居母憂讀喪禮撰通考一書再期而成尋於休沐之暇瀏覽載籍又增益之凡一百二十卷撫

采之博而擇之也精考据之詳而執之有要此天壤間必不可少之書也當

孝莊太皇太后崩公時由禮部侍郎遷都察院左都御史仍直史館自初喪至啓殯禮無纖鉅

天子惟公是咨公斟酌古今之宜附中使入奏悉中條理蓋公於是書默識於心宜其折衷靡不當上結

主知誠稽古之效矣公歸田後開雕是書余因勸公并修吉軍賓嘉四禮庶成完書公喜劇即編定體例分授諸子方事排纂而公逝

又二年先以刊完喪禮行世彝尊夙承公命作序至是乃書其大略若是書綱要公之發凡已詳言之後之覽者可以見公用力之

勤也已

毛氏奇齡喪禮吾說篇

十卷

存

奇齡自序略曰二代之禮至春秋已亡孔子能說夏殷禮而杞宋無徵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即嘆為周禮在魯夫易象何與於禮祇春秋記事多按典制為是非而即以爲一代之禮盡在於是

然則周禮之亡也久矣是以孟子在滕其國不知有三年之喪而至於棺槨衣衾厚薄何等即門人如充虞樂正子輩亦不能爲之解也特漢傳三禮一錄官政而其一則但譜士禮又闕軼未備一則散輯諸議禮之文彼我參錯全然無可爲紀要者少時與先仲兄相訂纂喪祭二禮以正末俗而丁年避讐老以一官還鄉里胸腹既不足恃而奔走隱匿何能著書往往偶記一禮但默會其意以爲之說縱不之考據而疑即闕之初還里時先輯祭禮通考譜藉以問世而衰疾頓至急取喪禮所爲說因陋就簡綴成帙間較胸臆所未備者縱或原文難稽多以己意相疏校而一往審慎並不敢抄易其辭而變反其義而至於武斷則務絕焉子不云乎吾學周禮今用之則但從先古所傳與習俗所誤而較論其間是亦夫子吾說之遺意也因編綴將訖而題以爲篇

甯氏成爲人後者三十六難

未見

黃虞稷曰衡陽人

薛氏蕙爲人後解

存

趙氏彥肅饋食禮圖

未見

楊復曰嚴陵趙彥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文公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爲佳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七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一

后氏蒼曲臺記

漢志九篇

佚

七略宣帝時行射禮博士后蒼為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

漢書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

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 又曰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

東海孟卿事奮以授后蒼魯閭丘鄉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

臺記

如淳曰行射禮於曲臺后蒼為記

晉灼曰曲臺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

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為名

張晏曰曲臺在長安臺臨道上

孫惠蔚曰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

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

顏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

王應麟曰大戴記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與

慶氏普禮記

佚

漢書后蒼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

後漢書董鈞習慶氏禮永平初為博士

按后氏之禮分為四家聞人通漢雖未立於學官而石渠禮論其議奏獨多慶氏亦必有書顧未詳篇目東漢之世曹充父子尚傳其學竊怪班史志藝文獨不及之何歟

曹氏充禮章句辨難

佚

後漢書曹褒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為博士顯宗即位拜侍中作章句辨難於是遂有慶氏學

曹氏褒禮通義

十二篇

演經雜論 佚

百二十篇

佚

後漢書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舉孝廉拜博士遷侍中博物識古為儒者宗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隋書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惟曹充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

通典漢順帝以初月景子加元服於高廟時兼用曹褒新禮

呂祖謙曰一代合有一代之禮與其闕而不制毋寧制而未善曹褒禮即未善亦不可因噎廢食但褒專學讖緯所論皆讖緯之言此為未善耳

葉適曰曹褒制漢禮雖不行然恨當時史官疎闊不能略序其所以制作之意

戴氏德禮記

隋唐志十三卷隋志夏小正別為卷唐志無小正之別

闕

漢書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大戴授琅琊徐良旂鄉由是大戴有徐氏之學

劉向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

孔穎達曰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

崇文總目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

中興書目今所存止四十篇其篇第始三十九編次不倫也

晁公武曰大戴禮十三卷漢戴德纂亦河間王所獻百三十一篇

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

今書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

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蓋因舊闕錄之每卷稱今卷第幾題曰

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聖也德爲信都王太傅蓋後人誤

題云

朱子曰大戴禮無頭其篇目缺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

多雜僞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 又曰大戴禮本文多錯注尤

舛誤或有注或無注皆不可曉 又曰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

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

韓元吉曰大戴禮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所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爲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矣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無諸本可正定也蓋自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爲八十一耶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也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傅則見於賈誼疏間與經子同者尙多有之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爲信都太傅聖則爲九江太守今德書乃題九江太守未知何所據也大抵漢儒所傳皆出於七十子之徒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多矣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不備也予家舊傳此書嘗得范太史家一本校之篇卷悉

同其訛缺謬誤則不敢改益懼其寢久而傳又加舛也乃刊置建安郡齋庶可考焉

史繩祖曰大戴記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抵雜取家語之書分析而爲篇目又勸學一篇全是荀子之辭保傳一篇全是賈誼疏以子史雜之於經固可議矣其公符篇載成王冠祝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遵並大道邠或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然予考之家語冠頌則大戴所取前後文皆同惟家語云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大戴所載辭冗長視此典雅固不類矣而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皆秦始皇方定皇帝及陛下之稱周初豈曾有此可謂不經之甚家語止稱王字辭達而義明當以家語爲正

按大戴禮記本無甚踏駁自小戴之書單行而大戴記遂束之高閣世儒明知月令爲呂不韋作乃甘棄夏小正篇不用殊不可解學齋史氏其論說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說推之則大戴記在宋日曾列之於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

陳振孫曰漢信都王太傅戴德延君九江太守聖次君皆受禮於后蒼謂大小戴禮者也漢初以來迄於劉向校定中書諸家所記殆數百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聖又刪爲四十九篇相傳如此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書所存止此自隋唐志所載卷數皆與今同而篇第乃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十一其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所存當四十三而於中又闕第七十二複出一篇實存四十篇意其闕者卽聖所刪耶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文不異他亦間有同者保傅傳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今攷禮容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勦入其中者公符篇至錄漢昭帝冠辭則此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爲之故駁雜不經決非戴德本書也題九江太守迺戴聖所歷官尤非是

王應麟曰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十篇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子保傅篇則賈誼書之保傅傳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傅傳易本命篇與家語同但家語謂子夏問於孔子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爲記也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按後漢朱穆傳注及太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以諸書參攷之則又不止於十八章矣又曰大戴禮旣已闕佚其間又多雜誤後漢儒林傳與隋經籍志諸書言三禮皆不及大戴云

熊朋來曰大戴第一篇第三十九末篇第八十一中間乃有兩篇七十三而闕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篇目紊亂尙如此況經文乎小戴刪取爲今禮記除大學中庸曲禮檀弓月令學記樂記禮運內則等篇及冠昏聘射鄉飲諸義尙多可刪而大戴篇中所取曾子之言及武王踐阼明堂之類有可取者大戴之明堂篇能記龜文之位爲明堂九室而記之也小戴之明堂位又奚取焉

且如行以采蒞趨以肆夏場中采蒞趨中肆夏保傅兩言之而玉藻及周禮樂師大馭皆誤作趨以采齊行以肆夏鄭康成雖改正於大戴之注明言玉藻周禮文誤而玉藻周禮之文鄭氏未及改采蒞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學者當依大戴禮及注改正趨行二字也

鄭元祐曰漢儒傳經雖未必盡純而其間多可采者若大戴禮是已按漢書儒林傳戴德字延君嘗爲信都太傅今大戴禮乃題九江太守戴德撰宋宣和間山陰傅崧卿蓋已病其訛謬以爲世亡漢史而大戴禮獨傳後人詎知德爲信都太傅歟其爲書凡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亦以爲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爲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至傅氏釐析經傳始可讀然今不敢鈔入傅氏說懼紊舊章也若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者無諸本可定也或謂漢儒得記禮之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小戴爲人見何武傳此所不論然大戴禮首題三十九終八十一凡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重出一篇其不可復見者則三十八篇故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其缺者既不可復見抑聖取以爲小戴

之書歟其間禮察篇與小戴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同勸學則荀卿首篇也哀公問投壺二篇盡在小戴書然其諸篇亦多可采潁川韓元吉在淳熙間得范太史家本校定蓋謂小戴取之以記禮其文無所刪者也若夫取舍保傳等篇雖見於賈誼政事書然其增益三公三少之貴任與夫胎教古必有其說否則不應有是也至於文王官人篇則與汲冢周書官人解相出入夫汲冢書出於晉太康中未審何由相似也若公符武王祝辭而稱陛下於考古何居餘諸篇先儒取以爲訓論者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嚴禮樂之辨究度數之詳要皆有從來第不可致詰然其書度越諸子也明矣海岱劉公庭幹以中朝貴官出爲嘉興路總管政平訟理發其先府君御史節齋先生所藏書刊諸梓實之學大戴禮其一也遂昌鄭某向嘗學於金華胡汲仲先生之門每以諸生拜御史公得聞緒論上下數千載亶亶忘倦而公不究德故始發於嘉興公公以某嘗承教於御史公也故授某識之卷末云

黃佐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所纂蓋因河間獻王所得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二篇德刪

其煩重爲八十五篇其篇目始三十九終八十一中間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末復闕四篇總四十篇蓋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者也雖爲小戴摘取而精粹之語往往猶有存者投壺哀公問小戴旣已取去而此猶存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吳澄取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取以備覲禮之義哀公問衍去保傅傳多與賈誼語同公符篇錄孝昭冠詞故朱子謂大戴禮多雜誤難讀先正劉定之有言非禮之亡也漢儒去取之不精也蓋躓言云

周氏西麓涉筆曰大戴禮公冠篇載漢昭帝冠辭及郊天祀地迎日三辭皆典馴簡樸有史佚余公風味班固徒取麟馬以下夜祠諸篇文詞峭美者入禮樂志此皆不錄可恨也

陸元輔曰大戴禮主言第二十九與家語王言解大同小異哀公問五義第四十與家禮五儀解前半篇同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自章首至然後能以其能教百姓家語問禮篇有之孔子侍坐以下與家語大婚解略同禮二本第四十三荀卿禮論篇有之比此加詳禮察第四十六自篇首至徙善遠罪而不自知經解終篇有之取舍之說取賈誼疏保傅第四十八前半與賈誼疏同曾子

大孝第五十二禮記祭義有此而加詳衛將軍文子第六十自首至亦未逢明君也與家語弟子行篇略同五帝德第六十二家語亦有此篇大略多同勸學第六十四自首至豈有不至哉與荀子勸學篇大同小異末段荀子宥坐篇有此多不同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與家語大同小異盛德篇六十六自民之爲奸邪以下家語有之而詳略不同德法者御民之銜至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家語執轡篇有之大抵 朝事義第七十七自聘義至諸侯務焉與聘義同投壺第七十八禮記亦有此篇比之爲略公符第七十九家語冠頌有是而不同本命第八十家語有是篇而略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與禮記喪服四制同易本命八十一凡地以下至聖人爲之長家語執轡篇有之要之先儒所記禮書七十四篇皆七十子之徒及周秦間老儒相傳先王之制及孔氏之微言而漢儒會粹之大戴小戴又遞爲刪定故其書與他書異同者如此

盧氏辨大戴禮注

存

後周書盧辨字景宣范陽涿人博通經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

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註大戴庶
纂前修矣累遷尚書右僕射進位大將軍

王應麟曰大戴禮盧辨注非鄭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
龜文未考北史也

馬氏定國大戴禮辨

一卷

佚

元好問曰定國字子卿荏平人阜昌初齊王豫授監察御史仕至
翰林學士自號齋堂先生

吳氏澂大戴禮序錄

一篇

存

澄自述曰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
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
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
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未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
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多為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

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前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查滓耳然尙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其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尙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二

戴氏聖禮記

隋志二十卷

存

漢書聖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號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由是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隋書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

孔穎達曰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闕無復能明故范武子

不識殺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未能盡知所記之人張說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爲歷代不刊之典

劉敞曰今之禮非醇經也周道衰孔子沒聖人之徒合百說而雜編之至漢而始備其間多六國秦漢之制離文斷句統一不明惟曾子問一篇最詳而又不可信

李清臣曰自秦焚書之後學者不得完經亡者已亡而存者大抵皆雜亂已不可全信漢之儒者各守所見務以自名其家亦非有聖人之言而託之於聖人學者謂聖人之重也不敢輒議又從而傳師之斯教之大害也五經獨禮樂尤爲秦之所惡絕滅幾盡今之禮經蓋漢儒鳩集諸儒之說博取累世之殘文而後世立之於學官夏商周秦之事無所不統蓋不可以盡信矣

程子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其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大學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書亦多傳古意若問居燕居三

無五起之說文字可疑 又曰禮記之文刪定未了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本不能混如珠玉之在泥沙豈能混之只爲無人識則不知孰爲泥沙孰爲珠玉也

孟子曰禮記雖雜出於諸儒亦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

周語曰禮記雜記先王之法言而多漢儒附會之疵此學者所宜精擇

周行己曰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攷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博而約之亦可弗畔蓋其說也麤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惟達古道者然後能知其言

李巽曰禮記非盡聖人之意也非盡宣尼所述也當時雜記也葉夢得曰世言三代周公孔子之道詳者莫如禮記然禮記之傳駁真得孔子之言者惟中庸與大學爾

晁公武曰漢戴聖纂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錄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刪八十五篇

小戴又刪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又附月令明堂義合四十九篇

胡寅曰禮運子游作樂記子貢作

鄭耕老曰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

陳振孫曰漢儒輯錄前記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駁而不純獨大學中庸為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為禮作也唐魏徵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蓋有以也

虞氏曰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有冠禮禮記則有冠義以釋之儀禮有昏禮禮記則有昏義以釋之儀禮有鄉飲酒禮禮記則有鄉飲酒義以釋之儀禮有燕禮禮記則有燕義以釋之儀禮有聘禮禮記則有聘義以釋之其他篇中雖或雜引四代之制而其言多與儀禮相為表裏儀禮周公所作而禮記則漢儒所錄雖曰漢儒所錄然亦儀禮之流也

須安世曰禮記諸篇有相牴牾者蓋諸家之書各記其師說如本朝諸臣之家喪祭之禮各成一書亦不能以相似也世之好學者總而集之以資考訂可也必欲曲為之說使貫為一家則妄之甚者也檀弓之言喪或以為大功或以為齊衰或以為當使之喪或以為不使之喪或以為可反或以為不可反如此之類甚多惟其

各載姓名故後人不以爲疑而得以置議論取舍於其間未有合爲一說而並用之者也

羅璧曰梁沈約謂漢初典章簡略諸儒捃拾遺文片簡與禮事相關者編次篇帙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不韋春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取子思樂記取公孫尼子學記出毛生王制出漢文博士蓋漢儒本欲補聖人之言以明道但未折衷於聖人記不免雜禮不免鑿也

王應麟曰記百三十一篇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王度記王霸記瑞命記辨名記孔子三朝記月令記大學志

虞集曰小戴記四十九篇雖記載之文不一而曾子子思道學之傳在焉不學乎此則易詩書春秋未易可學也且夫堯舜三代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賓嘉之具物雖或殘闕參錯然舍此幾無可求者

朱升曰禮有數有義各物制度者數也其所以然者義也數非目擊而身履之者未易知也義則學者可推而知矣儀禮經也所記者各物制度禮記則傳其義焉遠古無傳則求其數也難不若姑

因其義之可知者使學者盡心焉以求古聖制作之意而通乎其
餘此設科者不得不舍經而用傳也

湛若水曰儀禮譬則其易也禮記譬則其十翼也儀禮譬則其春
秋也禮記譬則其三傳也傳則不必同也相表裏也相左右也皆
足發明也其非者當自見之 又曰以記爲經則雜焉不可也以
之爲傳則或雜焉可也彼春秋三傳誣妄者多矣然而以爲傳焉
無傷也精而擇之存乎人爾

郝敬曰是書漢儒戴聖所記多先聖格言七十子門人後裔轉相
傳述非出一手如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父所撰月令呂不
韋所修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錄三年問荀卿所著真贗相襲而
瑕不掩瑜先儒推周禮儀禮以爲經欲割記以爲傳夫三書皆非
古之完璧而周禮尤多揣摩雜以亂世陰謀富強之術儀禮枝葉
繁瑣未甚切日用惟此多各理微言天人性命易簡之旨聖賢仁
義中正之道往往而在如大學中庸兩篇豈周官儀禮所有故三
禮以記爲正今之學官守此程士良有以也 又曰禮非夫子原
定之書矣後儒各記所聞致相矛盾達觀自能折衷其有不知存
而勿論牽強附合失之愈遠如王制云公侯國方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而周禮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下至元士百二十人而周禮官職且多至三百六十若其人不可勝數也王制云次國三卿一命於其君小國三卿皆命於其君而周禮云諸侯之卿大夫士皆命自天子月令封諸侯於孟夏而祭統云出田邑以秋雜記云公圭九寸侯伯圭七寸子男圭五寸而周禮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聘記云諸侯朝天子圭纁皆九寸三采諸侯圭纁皆八寸二采而周禮大宗伯考工記皆云天子諸侯圭璧長短各以等差禮器云天子堂九尺而考工記云堂崇三尺王制云諸侯於天子五年一朝又云天子與諸侯相見曰朝而周禮大宗伯云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然儀禮惟有覲禮無所謂朝宗遇而大行人又有九服分六歲來朝之說禮器云天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周禮司几筵職云天子席三重諸侯再重周禮典命禮云各視其命數天子大夫四命四牢而檀弓云大夫遣車五乘諸侯之卿大夫與天子之卿大夫命數異而廟制與相見之贄小斂之衣几筵之席諸侯與天子卿大夫士又無別曲禮王制月令皆云五祀惟大夫祭周禮亦云五祀而祭法云王立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士二祀庶人

一祀王制天子七廟或云九廟士二廟又云士一廟祭法自天子
至於士廟外各有壇墀而王制但有五七等數無壇墀王制祭統
皆云夏祭曰禘郊特牲祭義云春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禘雜記
又云七月禘然則禘者常祭耳而喪服小記大傳皆云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不王不禘則祭無復有大於禘者矣祭法天於泰壇
地於泰折周禮圜邱方澤樂舞玉帛天地各異是祭天與地分也
而詩周頌昊天有成命爲祀天地之樂則是祭天地本合也祭義
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以月配是祭日月與天合也而祭法又
云祭日月星與四時水旱同郊用犢日月用少牢周禮亦云禋祀
昊天上帝實柴祭日月星辰則是祭日月與天又分也月令仲夏
大雩於上帝是五月也而春秋傳云龍見而雩是四月也郊特牲
云郊用騂尚赤而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祀天其牲各倣其器之色
是郊牲又用蒼也祭法天地皆騂犢而周禮陽祀騂牲陰祀黝牲
是地牲之用黑不用騂也由禮云大饗不卜表記亦云大事有時
而周禮大宰祀五帝卜日祀大神祇亦如之是又無時也郊特牲
云郊用辛而月令云擇元日是又不定於辛也社用甲日而月令
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周書召誥社以戊日是又不定於甲也由禮

大夫祭以牽牛而儀禮大夫祭以少牢也中庸云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周禮司服云祀先公用毳冕則是以侯禮也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而論語云宗廟之事端章甫爲小相章甫冠名是祭於公亦冠也玉藻以玄冠爲齋冠玄端以天子燕居諸侯之祭服而士冠昏與卿大夫聘享上下通用玄冠玄端周禮冕衣裳五等皆祭服而曾子問云冕而親迎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聽鼓樂則是亦衣端也周書顧命成王康王臨朝君臣皆冕服則是冕服不止祭也禮器云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而周禮云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希冕大夫玄冕士皮弁服玉藻云國君帶朱綠大夫玄華士緇故士冠禮三加帶皆緇而雜記又云諸侯大夫帶皆五采士二采祭義云君用玄冕夫人用副褱而周禮又云王后用副褱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而士喪禮又云以衣尸喪大記云士小斂陳衣於房西領北上大斂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而士喪禮云大小斂皆陳衣於房皆南領西上周禮云天子含用玉而雜記云用具喪大記云君於大夫疾二問之而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無算喪大記云公之喪大夫俟練而歸士卒而歸雜記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奔喪云大

功望門而哭齊衰望鄉而哭雜記又云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士喪禮小斂朔奠皆陳鼎遣奠陳五鼎皆具牲牢周禮牛人亦云喪事共奠牛而雜記有子以遣車視牢具載餼爲非禮喪奠脯醢而已喪大記云四隣賓客弔其君後主人而拜蓋君爲臣主君拜則主人拜其後而曾子問又云衛靈公弔季桓子之喪哀公爲主拜季康子亦拜孔子謂喪有二孤季康子之過則後拜又非也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避也者伯禽有爲爲之喪大記又云旣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避也曾子問云慈母無服儀禮又云慈母如母服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緇衣而周禮又云天子爲諸侯緦衰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則是祥之月不作樂而又云孔子旣祥彈琴十日而成笙歌雜記云杞用桑儀禮特牲又云杞用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邊豆偶鄉飲酒義云六十者三豆八十者五豆是豆亦奇也檀弓云孔子惡野哭者又云孔子哭伯高曰吾哭諸野曲禮云卜筮不相襲而周禮又云大事先筮後卜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而周禮又云王日一舉是日食亦大牢也射義云天子歌騶虞周禮亦然而儀禮鄉射亦歌騶虞是士庶人與天子同樂也周禮司射云王射六耦

三侯儀禮大射諸侯二侯射三侯周禮王虎熊豹侯諸侯熊豹侯
卿大夫麋侯而鄉射記又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
士布侯畫虎豹鹿豕如此之類錯雜紛拏師說相承言人人殊雖
使考證詳確古今異宜亦難盡用而鄭康成輩好信不通執此徵
彼及其不合牽強穿鑿講張百出初學爲其所眩惑隨聲應和莫
知其譌世儒所以苦於讀禮也

顏茂猷曰禮記多漢儒附會成之然其精者已洞心徹髓矣後世
得有所稽以融會其意亦藉是經焉

禮記羣儒疑義

七錄十二卷

佚

隋書注戴聖撰

橋氏仁禮記章句

四十九篇

佚

後漢書橋玄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
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鴻臚

按橋楊本傳小戴之學班史敘次甚明此云戴德恐誤

高氏誘禮記注

佚

按高氏禮注藝文類聚引之

鄭氏玄禮記注

隋志二十卷

存

後漢書玄本習小戴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為鄭氏學又注

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

李觀曰鄭康成注禮記其字誤處但云某當為某玉藻全失次序

亦止於注下發明未嘗便就經文改正此蓋尊經重師不敢自謂

己見為得

朱子曰鄭康成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

有注儘有許多精力

衛湜曰鄭氏注禮雖間有拘泥而簡嚴該貫非後學可及嘗讀朱

文公中庸章句以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與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為兩事剖析精詣前所未有今觀鄭注已具斯旨

郝敬曰小戴記四十九篇大都先賢流傳後儒補緝非真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以爲仲尼手澤遇文義難通處則稱竹簡爛脫而顛倒其序根據無實則推夏殷異世而逃遁其說節目不合則游移大夫士庶之間而左右兩可解釋不得則託爲殊方語音而變換其文牽強穿鑿殊乖本初蓋鄭旣以記爲經不敢矯記之非世儒又以鄭爲知禮不敢議鄭之失千餘年所以卒瞽瞍然耳

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盧氏植禮記注

隋志十卷唐新舊志同釋文序錄二十卷

佚

陸德明曰曲禮去國三世鄭云自祖至孫而盧植王肅注云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

元行沖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爲傳盧植合二十九篇爲之解世所不傳

朱子曰東漢諸儒考禮煞好盧植也好

王應麟曰詩疏嘗引盧植禮記注

按續漢書禮儀志注亦引植注通典亦引之

蔡氏禮辨名記

佚

王應麟曰春秋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雋
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禮記正義引之以為蔡
氏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九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三

王氏肅禮記注

隋志三十卷新舊唐志同

佚

朱子曰王肅議禮必反鄭玄

王應麟曰肅字子雍魏志有傳集說以肅為元魏人誤也有兩王

肅在元魏者字恭懿不以經學名

按王肅注禮以月令為周公所作

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孫氏炎禮記注

隋志三十卷唐新舊志同

佚

按唐張燕公駁魏鄭公類禮云禮記傳習已向千年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則炎所注禮不用小戴原本可知

知

鄭氏小同禮義

七錄四卷新舊唐志作禮記義記

佚

隋志注小同魏侍中

杜氏寬刪集禮記

佚

杜氏新書曰寬字務叔舉孝廉除郎中經傳之義多所論駁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行於世

射氏慈禮記音義隱

隋志一卷七錄同唐志二卷

佚

冊府元龜射慈字孝宗為中書侍郎撰喪服變除圖五卷禮記音

一卷

謝氏楨禮記音

陸天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不詳何人

司馬氏伯禮記寧朔新書

七錄二十卷唐新舊志同隋志作八卷

佚

舊唐書司馬伯序王懋約註

孫氏毓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繆氏炳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蔡氏謨禮記音

七錄二卷

佚

陸德明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晉司徒文穆公

經

義

考

卷一百四十

一一中華書局聚

曹氏耽禮記音

七錄二卷唐志同

佚

陸德明曰耽字愛道譙國人東晉安北諮議將軍

尹氏毅禮記音

七錄二卷唐志同釋文序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天水人東晉國子助教

范氏宣禮記音

七錄二卷

佚

陸德明曰宣字宣子濟陽人東晉員外郎

按釋文詮爾雅注蝗字引范宣禮記音音橫

徐氏邈禮記音

七錄三卷唐志同

佚

劉氏昌宗禮記音

七錄五卷

佚

徐氏爰禮記音

隋志二卷唐志同釋文序錄三卷

佚

雷氏肅之禮記義疏

七錄三卷

佚

隋志注肅之宋豫章郡丞

按雷氏義疏樂記治世之民安以樂讀至安絕句以樂二

字爲句

庾氏蔚之禮記略解

隋志十卷唐志同

佚

陸德明曰蔚之字季隨潁川人宋員外常侍

業氏遵禮記注唐志業作葉

七錄十二卷唐新舊志同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

三中華書局聚

佚

陸德明曰遵字長孺燕人宋奉朝請

何氏修之禮記義

唐志十卷

佚

樓氏幼瑜禮記摭拾

三十卷

禮記摭遺別說

七錄一卷

俱佚

浙江通志幼瑜字季玉南齊時金華人

梁武帝禮記大義

隋志十卷唐志同

佚

簡文帝禮大義

二十卷

佚

賀氏瑒禮記新義疏

隋志二十卷

佚

皇氏侃禮記義疏

隋志九十九卷唐志五十卷

佚

梁書武帝紀大同四年冬十二月兼國子助教皇侃表上所撰禮記義疏五十卷

陸德明曰梁國子助教皇侃撰禮記義疏五十卷又傳喪服義疏並行於世

孔穎達曰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未為得也

禮記講疏

隋志四十八卷唐志百卷

佚

按隋唐志二書卷數懸殊蓋以義為講以講為義也

沈氏重禮記義疏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

隋志四十卷 唐志同

佚

禮記音

佚

陸德明曰重撰問禮禮記音

戚氏喪禮記義

四十卷

佚

陳書戚衮字公父鹽官人梁武帝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宜隨屍而殯其為儒者推許如此尋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國子助教

褚氏暉禮記文外大義

隋志二卷

佚

隋志注暉祕書學士

劉氏芳禮記義證

隋志十卷唐志同

佚

劉氏雋禮記評

隋志十一卷唐志十卷

佚

熊氏安生禮記義疏

唐志四十卷

佚

孔穎達曰熊氏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矣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

緱氏禮記要鈔

隋志十卷

佚

何氏禮記義

隋志十卷

經

義

考

卷一百四十

五

中華書局聚

佚

按孔氏禮記疏每引何胤之說疑即胤書

無名氏禮記音義隱

隋志七卷

佚

禮記隱

唐志二十六卷

佚

按陸氏釋文每引禮記隱義如云樂浪人呼容米十二石者為鼓齊人以相絞訐為掉磬臄筋之大者魚須文竹以魚須飾文竹之邊俠之為移也符長符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麟鳳五靈之屬攷隋志不載惟唐志有禮記隱二十六卷疑其脫去義字即是書也孔氏禮疏亦引之

禮記義疏

隋志二十八卷

佚

禮記疏

隋志十一卷

佚

禮大義

隋志十卷

佚

禮大義章

隋志七卷

佚

禮記類聚

唐志十卷

佚

孔氏

類達禮記正義

唐志七十卷

存

穎達自序曰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醜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

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
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
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泛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
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
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
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
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展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
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威
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
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綱紀廢政
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爲大也非禮無
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
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
頽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
談辨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士自游夏之初下終秦
漢之際其間歧途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
是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

各記舊聞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愈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惟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矣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旣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旣別不可因循今奉敕刪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學博士臣賈公彥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閣祭酒臣范義頽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玄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贊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敕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

後進故取其意義列之云爾

新唐書志禮記正義七十卷祭酒孔穎達司業朱子奢國子助教李善信太學博士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顏魏王參軍事張權等奉詔撰周玄達趙君贊王士雄趙弘智等覆審

衛湜曰自晉宋而下傳禮學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范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何止數十家正義實據皇甫侃以為本而以熊安生補其所不備後世但知為孔氏之書而已 又曰劉原父七經小傳載檀弓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以與為語助辭世多稱之然正義已有是說

王應麟曰祭酒邢昺等奉詔是正咸平二年六月昺上新印禮記疏七十卷賜諸王輔臣人一本

陳澔曰鄭氏祖讖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為可憾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

魏氏徵類禮唐書作次禮記

唐志二十卷

佚

舊唐書魏徵以戴聖禮記編次不倫遂爲類禮二十卷以類相從
刪其重複采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覃思數年而畢太宗覽而
善之賜物千段

魏鄭公諫錄詔曰禮經殘闕其來已久漢代戴聖爰記舊聞古今
所宗條目雜亂先儒傳授多歷年數咸事因循莫能釐正特進鄭
國公徵文高翰林學綜冊府服膺典禮有志討論乃依聖所記更
事編錄以類相從別爲編第并更注解文義粲然遂得先聖微言
因茲重闡後之學者多有弘益宜付祕省

唐會要貞觀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詔以特進魏徵所撰賜皇太
子及諸王并藏本於祕府

朱子曰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
宗美其書錄實內府今此書不復見惜哉

陸氏德明禮記釋文

四卷

存

王氏玄度注禮記

唐志二十卷

佚

王以元感禮記繩愆

唐志三十卷

佚

王氏方慶禮經正義

唐志十卷

佚

元氏行冲類禮義疏

唐志五十五卷

佚

舊唐書元行冲河南人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舉進士累遷國子祭酒拜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封常山郡公初左衛率府長史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著類禮上令行冲集學者撰義疏將立學官行冲於是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刊削勒成五十卷開元十四年八月奏上之尚書左丞相張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錄歷代傳習已向千年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非竟

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注先朝雖厚加賞錫其書竟亦不行今行沖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上然其奏於是賜行沖等絹二百疋留其書貯於內府竟不得立於學官行沖恚諸儒排已退而著論以自釋名曰釋疑其詞曰客問主人曰小戴之學行之已久康成銓注見列學官傳聞魏公乃有刊易又承制旨造疏將頒未悉二經孰爲優劣主人答曰小戴之禮行於漢末馬融注之時所未覩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爲說解代不傳習鄭綱子幹師於季長屬黨錮獄起師門道喪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拏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謀而猶緝述忘疲聞義能徙具於鄭志向有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窺覽猶遵覆轍頗類刻舟王肅因之重茲開釋或多改駁仍按本篇又鄭學之徒有孫炎者雖挾玄義乃易前編自後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伯增革向逾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魏公病羣言之錯雜紬衆說之精深經文不同未敢刊正注理睽誤寧不芟蘖成畢上聞太宗嘉賞賚縑千匹錄賜儲藩將期頒宣未有疏義聖皇纂業耽古崇儒高會規矩宜所修襲乃制昏愚甄分舊義其有著遺往說理變新文務加搜窮積稔方畢具錄呈進勅

付羣儒庶能斟詳以課疏密豈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持嫌知新
慤欲仍舊貫沉疑多月擯壓不申優劣短長定於通識手成口答
安敢銓量客曰當局稱迷傍觀見審累朝詮定故是周詳何所爲
疑不爲申列答曰是何言歟談豈容易昔孔安國注壁中書會巫
蠱事經籍道息族兄臧與之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
亂反正而未能果然雅達通博不代而生浮學守株比肩皆是衆
非難正自古而然誠恐此道未申而以獨智爲議也則知變易章
句其難一矣漢有孔季產者專於古學有孔扶者隨俗浮沉扶謂
產云今朝廷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修古義修古義則非章句內
學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代必將貽患禍乎則
知變易章句其難二矣劉歆以通書屬文待詔官署見左氏傳而
大好之後蒙親近欲建斯業哀帝欣納令其討論各遷延推辭不
肯置對劉歆移書責讓其言甚切諸博士等皆忿恨之名儒龔勝
時爲光祿見歆此書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奏歆改亂前
志非毀先朝所立帝曰此廣道術何爲毀耶由是犯忤大臣懼誅
求出爲河南太守宗室不典三河又徙五原太守以君賓之著名
好學公仲之深博守道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於時

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三矣子雍規玄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
郎馬昭上書以爲肅謬詔王學之輩占答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案
經論詰融登召集分別推處理之是非具聖證論王肅酬對疲於
歲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四矣卜商疑聖納誚於曾與木賜近賢
貽嗤於武叔自此之後惟推鄭公王粲稱伊洛已東淮漢之北一
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其學
得尙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
有兩卷列於其集又王肅改鄭六十八條張融覈之將定臧否融
稱玄注泉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於玄者然二郊之際殊
天之祀此玄誤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玄慮之失也及服
虔釋傳未免差違後代言之思弘聖意非謂揚己之善掩人之名
也何者君子用心願聞其過故仲尼曰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
仰之是也而專門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
將謂亡者之德言而見壓於重壤也故王邵史論曰魏晉浮華古
道夷替泊王肅杜預更開門戶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爲章句惟草
野生以專經自許不能究覽異義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
寧道孔聖誤諱聞鄭服非然於鄭服甚憤憤鄭服之外皆讎也則

知變易章句其難五也伏以安國尚書劉歆左傳悉遭擯於曩葉咸見重於來今故知二人之鑒高於漢廷遠矣孔季產云物極則變比及百年外當有明直君子恨不與吾同代者於戲道之行廢必有時者歟僕非專經罕習章句高名不著易受輕誣頃者修撰殆淹年月賴諸賢輩能左右之免致愆尤仍叨賞賚內省昏朽其榮已多何遽持一己之區區抗羣情之噂噉捨勿矜之美成自我之私觸近名之誠興犯衆之禍一舉四失中材不爲自用韜聲甘此沉默也

新唐書元澹字行沖以字顯

成氏伯璵禮記外傳

唐志四卷

佚

中興書目禮記外傳四卷中山成伯璵撰吳郡張幼倫注四門博士劉素明序凡一百一十條分義例名數二體又各分上下卷雖舉禮記爲目實兼三禮言之

晁公武曰義例二卷五十篇名數二卷六十九篇雖以禮記爲目通以三禮言之劉素明序張幼倫注

按禮記外傳今逸不傳太平御覽每引之有曰吉凶軍賓
嘉五禮之目也吉禮者祭祀郊廟社稷之事是也凶禮者
喪記之說年穀不登大夫去國之事也軍禮者始黃帝與
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賓禮者貢獻朝聘之事是也嘉禮者
好會之事也起自伏羲以儷皮焉始制嫁娶其後有冠鄉
飲酒鄉射食耆老王燕族人之事是也但前代象天其禮
質而略後代法地其事煩而文唐虞之際五禮明備周公
所制文物極矣觀此則一書之大綱略可見也

楊氏

逢殷禮記音訓指說

宋志二十卷

未見

亡名氏禮記字例異同

唐志一卷

未見

新唐書元和十三年詔定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

珍做宋版印

未見

恨其文於公矣雖此俱一書之大略亦可見也

論其文於公矣雖此俱一書之大略亦可見也

論其文於公矣雖此俱一書之大略亦可見也

論其文於公矣雖此俱一書之大略亦可見也

論其文於公矣雖此俱一書之大略亦可見也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四

邢氏曷禮選

二十卷

佚

宋史雍熙中邢曷撰禮選二十卷獻之太宗探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因問衛紹欽曰曷為諸王講說曾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曷經義曷每至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復陳之太宗益喜上嘗因內閣暴書覽而稱善召曷同觀作禮選贊賜之曷言家無遺橐願得副本上許之繕錄未畢而曷卒亟詔寫二本一本賜其家一本俾置冢中

李氏清臣禮論

二篇

存

張子載禮記說

經義考

卷一百四十一

中華書局聚

三卷

未見

魏了翁序曰橫渠張先生之書行於世者惟正蒙爲全書其次則經學理窟及信聞錄已不見於呂與叔所狀先生之言行至於詩書禮樂春秋之書則方且條舉大例與學者緒正其說而未及就其在朝廷講行冠昏喪祭郊廟之禮乃以孤立寡與議卒不用旣移疾西歸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亦未及爲而卒於臨潼今禮記說一編雖非全解而四十九篇之目大略固具且又以儀禮之說附焉然則是編也果安所從得與嘗反復尋繹則其說多出於正蒙理窟信聞諸書或者先生雖未及定著爲書而門人會粹遺言以成是編與亦有二程先生之說參錯其間蓋先生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豈先生常常諷道之語而門人并記之與先生強學質行於喪祭之禮尤謹且嚴其教人必以禮爲先使人有所据守若有聞焉則告之以知禮成性之道其行之於家也童子必使之執幼儀親洒掃女子則觀祭祀納酒漿久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然其始也聞者莫不疑笑久而後信其說之不我欺也翕然不變以先生之從嗚呼是烏可強而致然與豈人

心之所無而可以襲而取之與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仁義禮智之性具乎其心故仁其體也義其用也知以知之禮則所以節文仁義者也且自父坐而子立君坐而臣立推之凡升降上下周旋謁襲之文喪祭射御冠昏朝聘之典夫孰非其性情所有天理之自然而爲之品節者與此所謂天秩天敘此其是也然出天理則入人欲故品節云爲者又將以人情或縱之防限也孔孟教人要必以是爲先今所謂禮記儀禮諸書雖曰去籍於周衰煨燼於秦虐淆亂於漢儒然所謂經禮曲禮者錯然於篇帙之中其要言精義則有可得而推尋者也後生小子自其幼學因而從事乎此不幸時過而後知學者亦有以倍致其力焉則將變化氣質有以復其性情之正雖柔可強雖顏子四勿之功可體而自致之也所謂忠信之薄人情之僞者亦將曉然知其爲異端之說矣此先生有功於禮樂之大意也敢識篇末以告同志又以自儆云

章氏望之禮論

一篇

佚

建寧府志章望之字表民浦城人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以光祿

寺丞致仕李觀謂仁義禮智信樂政刑皆出於禮望之因著禮論

一篇以訂其說

劉氏彝禮記中義

四十卷

佚

李氏格非禮記精義

宋志十六卷

未見

衛湜曰李文叔精義就曲禮檀弓王制喪服小記大傳少儀學記

樂記雜記喪大記祭法十一篇中隨所見為之義

王氏安石禮記發明

一卷

未見

禮記要義

二卷

未見

周氏誥禮記解

未見

謂自序曰夫禮者性命之成體者也蓋道德仁義同出於性命而所謂禮者又出乎道德仁義而爲之節文者也方其出於道德仁義則道德仁義者禮之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方其爲之節文則道德仁義反有資於禮也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嗚呼此禮之所以爲禮者也若夫吉凶之殊軍賓之別其言不盡於意其意必寓於象故一服飾一器械有以存於度數之間者象也象則文也及推而上之有以見於度數之表者意也意則情也所謂意者歸於性命而已矣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其以欲滅命以人廢天者聖人不爲惟其天秩之所有是乃聖人之所庸者也然聖人所以庸之者豈特使天下後世知有尊卑之分而苟自異於禽獸耳蓋又將爲入道之資也聖人既沒禮經之殘缺久矣世之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間獨周禮爲太平之成法儀禮者又次之禮記者雜記先王之法言而尙多漢儒附會之疵此學者所宜精擇

衛湜曰延平周諱字希聖解王制禮運禮器郊特牲玉藻學記樂

記祭法祭義祭統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中庸表記大學共十七篇不見於中興館閣書目

陳氏祥道禮記講義

二十四卷

未見

陳氏暘禮記解義

宋志 十卷

佚

方氏懋禮記解

通考二十卷

未見

朱子曰方氏禮解儘有說得好處

陳振孫曰政和三年表進自爲之序以王氏父子禮記獨無解義乃取所撰三經義及字說申而明之著爲此解由是得上舍出身其所解文義亦明白

衛湜曰方氏馬氏及山陰陸氏三家書坊鋟板傳於世方氏最爲詳悉有補初學然雜以字說且多牽合大爲一書之累間爲與長

樂陳氏講義同者方自序亦謂諸家之說於王氏有合者悉取而用之則其說不皆自己出也

浙江通志方慤字性夫桐廬人父死廬墓覃思積年注禮記集解政和三年領鄉薦至京師表進於朝詔賜上舍釋褐而頒其書於天下八年中進士仕至禮部侍郎

馬氏晞孟禮記解

通考七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陳振孫曰晞孟字彥醇未詳何人亦宗王氏者

朱子曰方馬二解合當參考儘有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

衛湜曰方氏馬氏及山陰陸氏三家方氏最詳馬氏頗略馬氏大

學解又與藍田呂氏同朱文公或問以爲呂氏今從之

江西通志馬希孟廬陵人熙寧癸丑登第

呂氏大臨芸閣禮記解

通考十卷中興書目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芸閣禮記解十卷呂大臨與叔撰與叔師事程正叔禮

學甚精博中庸大學尤所致力也

陳振孫曰按館閣書目作一卷止有表記冠昏鄉射燕聘義喪服四制凡八篇今又有曲禮上下中庸緇衣深衣儒行深衣投壺八篇此晦庵朱氏所傳本刻之臨漳射堞書坊稱芸閣呂氏解即其書

衛湜曰藍田呂與叔禮記解中興館閣書目止一卷今書坊所刊十卷有禮記上下孔子閒居中庸緇衣深衣儒行大學八篇

禮記傳

宋志十六卷

未見

張萱曰呂氏禮記傳十六卷今闕第三卷宋淳熙中朱晦庵刻之

臨漳學官

何氏述禮記傳

二十卷

佚

閩書何述字明道浦城人元豐二年進士歷徽猷閣待制知永興軍移帥涇原

楊氏訓禮記解

二十卷

佚

閩書楊訓字公發浦城人元豐五年進士知東陽縣轉朝奉郎

慕容氏彥達禮記解

佚

陸元輔曰彥達字叔遇毘陵人元豐中登科

陸氏佃禮記解

宋志四十卷

佚

衛湜曰陸氏說多可取間有穿鑿亦字學之誤也

宋中興藝文志陸佃新義牽於字說宣和末其子宰上之

浙江通志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官至尚書右丞

述禮新說

宋志四卷

佚

禮象

經

義

考

卷一百四十一

五

中華書局聚

宋志十五卷

存未見全本

陳振孫曰陸佃撰以改舊圖之失其尊爵彝鼎皆取公卿家及祕府所藏古遺器與聶圖大異戴岷隱分教吾鄉作閣齋館池上畫此圖於壁而以禮象各閣與論堂禮圖相媲云

按陸氏禮象丹徒張先生鵬巡撫山東獲之章丘李中麓家惜已殘闕矣

葉氏夢得禮記解

未見

衛湜曰葉少蘊解曲禮檀弓王制文王世子祭義祭統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大學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十九篇仲子模過庭錄時有論說

李氏夔禮記義

十卷

佚

陸元輔曰宋朝奉大夫右文殿修撰邵武李夔斯和撰

亡名氏禮記小疏

宋志二十卷

佚

禮記名義

通志十卷

佚

禮記名數要記

通志三卷

佚

禮記外傳名數

通志二卷

佚

禮記評要

通志十五卷

佚

禮樞

一卷

佚

經

義

考

卷一百四十一

六

中華書局聚

右見紹興續到闕書目

禮鑰

佚

右見朱子語類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一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二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禮記五

胡氏銓禮記傳

宋志十八卷

佚

衛湜曰禮記解義惟嚴陵方氏廬陵胡氏始末全備

陳氏長方禮記傳

佚

劉氏懋禮記集說

佚

陸元輔曰劉懋字勉之胡藉溪門人學者稱恆軒先生燦之父也

夏氏休破禮記

宋志二十卷

未見

中興藝文志夏休以禮記多漢儒雜記於義有未安者乃援禮經

經

義

考

卷一百四十二

中華書局聚

以破之然中庸大學實孔氏遺書也

衛湜曰紹興間進士夏休撰破禮記二十卷斷章析句妄加譏詆
中庸大學猶且不免其不知量甚矣

黃氏祖舜禮記說

佚

吳氏仁傑禮記解

佚

朱子曰吳斗南說禮不王不禘王如來王之王要荒之君世見中
國一世王者立則彼一番來朝故王者行禘禮以接之彼本國之
君一世繼立則亦一番來朝故歸國則亦行禘禮此說亦有理所
謂吉禘於莊公者亦此類非五年之禘也

蔣氏繼周禮記大義

七卷

佚

括蒼彙記蔣繼周字世修青田人紹興甲戌進士歷館職二十年
仕至御史中丞禮部尚書卒贈太師諡文恭

游氏桂禮記經學

十二卷

佚

衛湜曰廣安游桂字元發著經學十二卷

曹學佺曰宋廣安游桂著桂號畏齋隆興進士官四川制置大全

注采入者十七條

樊氏光遠禮記講義

二卷

佚

呂氏祖謙禮記詳節

佚

王氏炎禮記解

佚

楊氏炳禮記解

佚

閩書楊炳字若晦晉江人乾道二年進士累遷中書舍人權吏部

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奉祠

莊氏夏禮記解

佚

陸元輔曰莊夏字子禮永春人淳熙中進士官至兵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奉祠進煥章閣待制自號藻齋老人著禮記解

黃氏樵仲禮記解

佚

閩書樵仲字道夫龍谿人淳熙二年進士汀州錄事參軍

曾氏光祖禮記精義

十五卷

佚

周必大曰光祖字景山吉州安福人淳熙乙未登第奉議郎知臨

江新喻縣事

郭氏叔雲禮經疑

闕

廣東通志郭叔雲字子從潮陽人有禮經疑二十餘條見文公集

中

顏氏棫禮記解

佚

王圻曰棫字叔堅淳熙中以上舍釋褐官至吏部尚書

輔氏廣禮記解

未見

衛湜曰慶源輔漢卿取注疏方氏馬氏陸氏胡氏諸說倣呂氏讀

詩記編集間有己說

劉氏燠禮記解

佚

許氏升禮記文解

佚

趙氏汝談禮記注

佚

李氏心傳禮辨

二十三卷

佚

余氏復禮記類說

佚

王圻曰復寧德人光宗初策士大廷覽復所對曰余復直而不許

經

義

考

卷一百四十一

三中華書局聚

擢第一後入史館兼實錄檢討

林氏震禮問

佚

舒氏璘禮解

佚

邵氏困禮解

未見

衛湜曰金華邵困字萬宗解曲禮王制樂記中庸大學五篇

應氏鏞禮記纂義

二十卷

未見

衛湜曰金華應鏞字子和有纂義二十卷

陳澧曰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喪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噫慎

終追遠其關於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略哉

岳氏珂小戴記集解

佚

魏氏了翁禮記要義

宋志三十三卷

未見

按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衛氏澁禮記集說

宋志一百六十卷

存

魏了翁序曰禮自正義既出先儒全書泯不復見自列於科目博士諸生亦不過習其句讀以爲利祿計至金陵王氏又罷儀禮取士僅存周官戴記之科而士習於禮者滋鮮就戴記而言如檀弓喪禮諸篇既指爲凶事罕所記省則其所業僅一二十篇耳苟不得義則又諉曰此漢儒之說也棄不復講所謂解說之詳僅有方馬陳陸諸家然而述王氏之說者也惟關洛諸大儒上接洙泗之傳乃僅與門人弟子難疑答問而未及著爲全書嗚呼學殘文闕無所因襲驅一世而冥行焉豈不重可嘆與平江衛氏世善爲禮正叔又自鄭注孔義陸釋以及百家之所嘗講者會粹成書凡一百六十卷正叔名澁自號櫟齋今爲武進令

澁自序曰禮記四十九篇自二戴分門王鄭異註歷晉迄陳雖南

北殊隔家傳師授代不乏人唐正觀中孔穎達等詳定疏義稍異鄭說罔不芟落諸家全書自是不可復見由正觀至五代踰三百年世儒競攻專門之陋學禮者幾無傳矣本朝列聖相承崇顯經學師友淵源跨越前代故經各有解或自名家或輯衆說逮今日爲尤詳禮記並列六籍乃獨闕焉諸儒間嘗講明率散見雜出而又窮性理者略度數推度數者遺性理欲其參考並究秩然成書未之有也予晚學孤陋濫承緒業首取鄭注孔義翦除蕪蔓採摭樞要繼遂博求諸家之說零篇碎簡收拾略徧至若說異而理俱通言詳而意有本詆排孔鄭援據明白則亦併錄以俟觀者之折衷其有沿襲陳言牽合字說於義舛駁悉置勿取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後成凡一百六十卷名曰禮記集說傳禮業者苟能因衆說之淺深探一經之旨趣詳而度數精而性理庶能貫通而盡得之矣 又後序曰予舊習諸家訓解每病世儒勦取前人之說以爲己出近得延平周諤希聖解一再繙閱始知陳氏方氏亦推行其說者耳比歲樞密何公澹本生繼母亡疑於持服太學生喬嘉朱九成黃會卿移書何公引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之文以爲本朝方慤解此一節謂特庶人之禮

耳此說見鄭康成注乃指爲方慙蓋後人掇拾前言而觀者據新
忘舊莫究其始先儒之書曰就湮晦此予之所慨嘆而集說所由
作也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因不敢
謂此編能盡經旨後有達者何嫌論著謹無襲此編所已言沒前
人之善可也 又跋尾曰紹定辛卯歲湜備員江東漕筦大資政
趙公善湘以制師攝漕事見余集說欣然捐資鋟木以廣其傳次
年秋予秩滿而歸迨嘉熙己亥夏首尾閱九載矣中雖倅金陵叨
綸院僅食年餘之祿餘悉里居需次因得徜徉於書林藝圃披閱
舊帙搜訪新聞遇有可採隨筆添入視前所刊增十之三間亦刪
去冗複竭來嚴瀨適繼郡計空竭之後廉勤自力補苴培植粗可
支吾乃擗節浮費別刊此本期與學者共之

陳振孫曰直祕閣崑山衛湜正叔集諸家說自注疏而下爲一書
各著其姓氏寶慶二年表上之由是寓直中祕魏鶴山爲作序

盧熊蘇州府志湜字正叔好古博學除太府寺丞將作少監皆不
赴嘗集禮記諸家傳注爲一百六十卷名曰禮記集說寶慶二年
上之終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學者稱爲櫟齋先生

張萱曰櫟齋禮記集說宋寶慶間武進令衛湜撰進取鄭注孔義

陸釋以及百家講說粹爲一書凡一百六十卷各記論說姓名以聽學者自擇魏了翁序之

按衛氏集說援引解義凡一百四十四家不專采成書也如文集語錄雜說及羣經講論有涉於禮記者皆裒輯焉今以經籍藝文志暨諸家書目未著於錄者疏之晉有淳于纂曹述初劉世明唐有田瓊宋則四明沈煥晦叔宣縉子平吳興沈清臣正卿錢唐于有成君錫新定顧元常平甫邵甲仁仲嚴陵俞仲可可不書字者柯山周處約四明李元白演山黃敏求高要譚惟寅宣城奚士達建安潘植會稽高文彪眉山家頤孫似臨邛宋遠孫不書地者劉氏孟冶葉氏棣吳氏華王氏子墨孫氏景南林氏垌晏氏光湛氏循毛氏信卿蔣氏君實書地不書名者東山何氏建安劉氏新安王氏海陵查氏西蜀董氏止書姓者費氏慮氏施氏盧氏譙氏許氏俞氏王氏陳氏葉氏鄭氏二張氏姑就其目存之俟博古君子或有攷云

竺氏 大年 禮記訂義

佚

寧波府志竺大年字耕道奉化人受業於沈煥著禮記訂義楊琪銘其墓

戴氏良齊禮辨

佚

林右曰當今經書雖皆具完而禮經獨為殘闕加以漢儒之說有不純也郡先哲戴大監嘗力為之辨草廬吳文正公師之得其說謝鐸曰戴良齊字彥肅號泉溪黃巖人嘉熙二年進士累官祕書少監

黃氏以翼禮記說

佚

何喬遠曰宗台受業於陳北溪著禮說

楊氏畿禮記口義

佚

宋氏聞禮禮記解

佚

范氏鍾禮記解

佚

宋史范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二年進士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參知政事淳祐五年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封東陽郡公卒贈少師諡文肅著禮記解

徐氏畸戴記心法

二十卷

佚

陸元輔曰宋蘭溪徐畸南夫撰

韓氏謹禮記義解

佚

張氏泳禮記遺說

佚

韓氏惇禮義解

佚

何氏炎禮記注

佚

黃氏震讀禮記日抄

十六卷

存

震自序曰吳郡衛湜集禮記解自鄭康成而下得一百四十六家
惟方氏馬氏陸氏有全書其餘僅解篇章凡講義論說嘗及之者
皆取之以足其數其書浩瀚惟嚴陵郡有官本岳公珂集解亦然
皆未易徧觀天台賈蒙繼之始選取二十六家視衛岳爲要而其
采取亦互有不同其書又惟儀真郡學有錄本世罕得其傳今因
并合各家所集而類抄之昔呂氏讀詩記簡要而文爲姓氏所隔
高氏春秋集注文成一家而不知元注之姓氏爲誰僭竊參用其
法使諸家注文爲一而各出姓氏於下方間亦節錄或附己意然
所謂存十一於千百不過老眼便於觀省後生志學之士自當求
之各家全書云

姚世昌曰五經朱子於春秋禮記無成書慈溪黃東發取二經爲
之集解其義甚精蓋有志補朱子之未備者且不欲顯故附於日
抄中其後程端學有春秋本義陳澧有禮記集說皆不能過之永
樂初修五經大全諸臣皆未見日鈔故一無所取

朱氏申禮記詳解

十八卷

經

義

考

卷一百四十二

七

中華書局聚

佚

鄭氏樸翁禮記正義

一卷

未見

浙江通志鄭樸翁字宗仁温州平陽人咸淳十年以上舍釋褐爲福州教授尋除國子正宋亡諸陵被發與其友林景熙謀間行拾之見景熙之中旣而歸隱蕪山瀑下山陰王英孫延教子弟後以病返卒於家

繆氏主一禮記通考

佚

陳氏普禮記講義

一卷

存

陳氏煥禮記釋

佚

黃虞稷曰煥字時可豐城人宋末兩與漕薦入元不仕

賈氏象禮記輯解

佚

天台縣志賈蒙字正叔著禮記輯解集二十六家之說視衛湜岳珂為要舊有抄本在儀真見黃氏書錄

張氏應辰禮記集解

佚

閩書應辰德化人

汪氏自明禮記義林

四十卷

佚

嚴州府志淳安人時稱汪六經

王氏禮記解

未見

衛湜曰新安王氏解曲禮上下王制月令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
犧牲內則玉藻明堂位大傳中庸大學投壺十五篇

張氏禮記講義

十卷

未見

衛湜曰張氏講義十卷不知作者又有傳錄訓解不著姓名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二

宋見

王汝簡

孫汝簡

四十餘

王汝簡

孫汝簡

宋

孫汝簡

孫汝簡

孫汝簡

宋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六

吳氏澂禮記纂言

三十六卷

存

澂自序曰小戴記三十六篇澂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人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篇斷簡會粹成書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先生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

不及爲幸其大綱存於文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
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
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
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於左庶讀者開卷瞭
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旣表章之與論語孟子並而
爲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
以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
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
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
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
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間傳問喪三年問喪服
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
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
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
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
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
未及竟豈無所望於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意修而成之篇章文

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密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爲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吳尙志曰先生禮記纂言凡數易藁多所發明而月令檀弓尤爲精密若月令言五行之祭所先不同天子所居每月各異檀弓申生之死延陵季子之哭子曾子之易簣子思之母死於衛子上之母死而不喪數節是皆諸說紛紜不合禮意先生研精覃思證之以經裁之以禮於經無據於理不合者則闕之藁成尙志請鋟木得命遂與先生之甥周濂集同門之士相與成之先生手自點校未及畢而先生捐館矣先生之孫當對門考訂始於至順癸酉之春畢於元統甲戌之夏

楊士奇曰禮記出於孔氏之徒而雜以呂不韋及戰國處士漢博士之言其旨不能皆粹而錯簡亦多近世吳文正公著禮記纂言多所更定其篇次亦各以類從如曲禮內則少儀玉藻深衣月令王制文王世子明堂位九篇爲通禮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大傳間傳問喪二年問喪服四制十一篇爲喪禮祭法郊特牲祭義祭統四篇爲祭禮其通論凡十二篇析爲五類禮運禮器經解爲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爲一類坊記表

記緇衣爲一類儒行爲一類學記樂記爲一類大學中庸別出合語孟爲四書投壺奔喪二篇歸之儀禮正經不雜於記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皆所以釋儀禮者別輯爲傳以附經後於是一書之中類分章別條理粲然誠不刊之典也

魏校序曰六經聖人親所刪定秦人燔之禮樂二籍俄空焉世雖周官儀禮僅存而學官罕所傳習漢儒所補戴記列於五經純駁斑如也注疏又頗傳以緯學經世之誼鬱而未彰今所宗者陳氏集說而已朱子嘗修正三禮未就惟吳氏纂言倫類明整稽合諸儒異同厥功溥哉而世尠有傳者豈天未興斯文與曷絕之易而續之孔艱也雖然後有作者稽古立制興世太平茲書雖匪盡出於孔氏固周官儀禮之翼也文獻斯存殆將由是乎攷法千古之闕典可舉而行也君子之於禮蓋終身焉學者弗及見古全書而此編尙存庶有恪言詎可暫而舍諸如用於世且將執此以往矧亡者禮之數也其不亡者存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根心所發也蔽以一言曰毋不敬茲書開卷全經之體要具焉寧國守胡君東臯爰刻是書喜與四方士共之先王之典禮地久矣庸詎知天之不欲興斯文也而以是爲之兆與

王守仁序曰禮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敘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形名之末窮年矻矻敝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旣已隳於空虛澆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制度數之間而議擬仿像於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烟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附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爲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

用非節文則必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還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說之蕪亂常欲考次而刪正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爲之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重輕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尙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也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也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爲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爲序之若此云

高梯序曰秦燔孔烈禮樂得之煨燼者無幾迨后蒼諸家收攬之功雖勤尤未免得此失彼至於樂律漫不經意君子不能無遺憾也大唐類聚通禮旣不可得而見考亭經傳通解則亦非其全書此雲莊之集說姑以其簡便而列於學官有由矣若夫備集說之

未備可爲禮家之所採錄者蓋不能不取於吳公之纂言也愚嘗就四經之纂言而讀之尤於禮而三復之其辭古其論博其考訂精其分類詳拘且泥焉無有也學禮者以集說爲正而復資之以此則諸家疏釋宏通之論制度文爲品秩之迹皆可不勞而得矣張萱曰禮記出自漢儒會粹二百四篇戴德刪爲八十五篇其弟聖又刪爲四十三篇及馬鄭諸儒分增爲四十九其間關於禮經者纔十數篇耳餘皆收拾殘編斷簡而無詮次朱晦庵呂東萊每欲商訂未遑也元吳澂取朱子遺意序次此書謂大學中庸已經程朱表章不容復列如投壺奔喪六義等篇旣爲禮之正經宜附禮經之後餘存者分類次第曰通禮曰喪禮曰祭禮曰通論共三十六篇

陸元輔曰是書一刻於正德庚辰寧國守胡汝登而王伯安爲之序再刻於嘉靖己丑而高梯爲之序三刻於崇禎己巳侍御史張養而王象晉爲之序

彭氏絲禮記集說

四十九卷

未見

經

義

考

卷一百四十三

四一中華書局聚

王圻曰安福人父應龍弟齊叔父子兄弟相為師友俱以著述為業

陳氏伯春禮記解

佚

閩書陳伯春晉江人字耀卿

呂氏椿禮記解

佚

王圻曰晉江人學於丘葵

陳氏繼禮記集說

三十卷

存

澹自序曰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遂為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九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鄭氏祖識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為可恨然其灼然可據者

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噫慎終追遠其關於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略哉先君子師事雙峯先生十有四年以是經三領鄉書爲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論甚多中罹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會萃衍繹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禮記集說蓋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卽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奧自見正不必高爲議論而卑眎訓故之辭也書成甚欲就正於四方有道之士而衰年多疾游歷良艱姑藏巾笥以俟來哲治教方興知禮者或有取焉亦愚者千慮之一爾

陸元輔曰澹字可大都昌人宋亡不樂仕進教授鄉里學者稱雲莊先生

高梯曰雲莊集說以其簡便而得列於學官

按自漢以來治小戴之記者不爲不多矣以公論揆之自當用衛氏集說取士而學者厭其文繁全不寓目若雲莊集說直免園冊子耳獨得頒於學官二百餘年不改其於度數品節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禮云禮云如斯而已乎

程氏時登禮記補注

未見

陳氏櫟禮記集義詳解

十卷

未見

櫟自序曰櫟自少讀禮記多有未究頗習朱子大學中庸竊有聞焉卽其所已聞推其所未究不無所得未浹洽也大德丙午始見衛氏集說乃得因衆說之紛紜而折衷去取之至大德庚戌始融會諸說句爲之解一得之愚亦見其中昔朱子爲詩傳不及載諸家姓氏當時如張宣公亦未然之今安知無執宣公之見以見尤者然銷鎔百家鑄之自己亦安能逐字逐句一一標題以自取破碎之弊哉乃若所采成段必不可不書氏名者已謹書之矣名之曰禮記集義詳解云

程氏龍禮記辨證

佚

周氏尙之禮記集義

佚

柳貫作志曰周氏尙之東揚其字延祐四年江西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得第至元元年擢丙科授將仕郎永州零陵縣丞調南安路

上猶縣尹所著有禮記集義若干卷藏於家

韓氏性禮記說

四卷

佚

王氏夢松禮記解

佚

括蒼彙紀王夢松字曼卿青田人隱居不仕學者稱順齋先生

張氏宏圖大禮記

佚

王圻曰宏圖字巨濟福清人以宋人說禮者多訛舛因著此書

葉氏遇春禮記覺言

八卷

佚

楊氏維楨禮經約

未見

錢謙益曰維楨字廉夫會稽人泰定丁卯進士署天台尹改錢清場鹽司令陞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未上會兵亂避地富春山徙錢

經

義

考

卷一百四十三

六

中華書局聚

塘又自蘇徙松築玄圃蓬臺於松江之上海內薦紳大夫與東南才俊之士造門納履無虛日洪武二年召修禮樂書畢以白衣乞骸骨給安車還山卒年七十五

亡名氏禮記平要

十五卷

佚

禮記義例

二卷

佚

禮記纂圖

未見

右見葉氏菴竹堂書目不書撰人姓氏未詳何人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三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校

男 昆田 校

禮記七

梁氏寅類禮

未見

寅自述曰於禮記也以其多駁雜惟取格言以類而分謂之類禮

連氏伯聰禮記集傳

十六卷

存

汪黻曰明洪武十四年連伯聰以所撰禮記集傳進呈去庸學止

四十七篇

黃氏克禮經博約

未見

黃虞稷曰克字紹烈臨川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瑞安知縣

胡氏廣等禮記大全

三十卷

經

義

考

卷一百四十四

中華書局聚

存

陸元輔曰禮記大全就陳氏集說而增益之凡四十二家纂修者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幼孜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蕭時中陳循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周述陳全林誌翰林院編修承事郎李貞陳景著翰林院檢討從仕郎余學夔劉永清黃壽生陳用陳璘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郎王進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黃約仲翰林院庶吉士涂順奉議大夫禮部郎中王羽奉議大夫兵部郎中童謨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吳福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吳嘉靜承直郎禮部主事黃裳承德郎刑部主事段民承直郎刑部主事洪順沈升承德郎刑部主事章敞楊勉周忱吾紳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陳道潛承事郎大理寺評事王選文林郎太常寺博士黃福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趙友同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泉州府儒學教授曾振常州府儒學教授廖思敬蘄州儒學學正傅舟濟陽縣儒學教諭杜觀善化縣儒學教諭顏敬守常州府儒學訓導彭子斐鎮江府儒學訓導留季安共四十二人當日諸經大全皆攘竊成書以

罔其上此亦必元人成書非諸臣所排纂也

張氏洪禮記總類

未見

魯氏穆禮記日鈔

未見

黃虞稷曰穆天台人永樂丙戌進士歷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何氏文淵禮記解義

未見

張氏業禮記節疏

未見

黃虞稷曰安福人景泰辛未進士官國子監司業

鄭氏節禮傳

八十卷

佚

廣信府志鄭節字崇倫貴溪人天順甲申進士官御史嘗病禮經殘闕注疏乖刺著禮傳八十卷

羅氏倫禮記集注

經

義

考

卷一百四十四

中華書局聚

未見

王氏經禮記纂要

未見

黃虞稷曰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其書於名物度數多所折衷

陳氏堦戴記存疑

未見

黃虞稷曰勤縣人字山甫成化壬辰進士官廣東提學副使

王氏傑禮記集成

未見

黃虞稷曰傑字邦傑安仁人成化庚子舉人官岷州長史

王氏華禮經大義

未見

黃虞稷曰華字德輝餘姚人新建伯守仁之父成化辛丑進士第

一官至南京吏部尚書

宋氏佳禮記節要

未見

黃虞稷曰奉化人成化癸卯舉人官長史

祝氏萃禮經私錄

未見

朱一是曰萃字惟真海寧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廣東右參政

薛氏敬之禮記集傳

未見

關學編薛先生敬之字顯思號思菴渭南人成化丙戌以諸生貢入太學除知應州陞金華府同知

劉氏續禮記正訓

未見

續自序曰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至劉向校經籍因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德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學足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鄭玄受學於融爲之注唐孔穎達又爲之疏宋朱程取大學中庸表章之其餘則陳澔爲之集說國初兼用注疏今則專主澔說澔自云先君子以是經三領鄉書則識見可

知矣績讀而覺其非弘治甲子遷鎮江遂奏歸成初志僻居十三
年得以考訂其謬而為之說是經所聞非一時所記非一人績生
千百年後安能真知而一一折衷哉蓋禮樂有情有文文即所當
然事也情即所以然義也即其事而繹其義自有不容毫髮差者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讀是書者依次第而
履之禮也無牽強而悅焉樂也玉帛鐘鼓最其下者也經雖各禮
記而實兼樂云

童氏品禮記大旨

未見

王氏崇獻禮記擇言

未見

黃虞稷曰山東曹縣人字季徵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左僉都御史
巡撫寧夏

韓氏邦奇禮記斷章

未見

顏氏擘禮經疏義

佚

上虞縣志顏擘字文華正德丁卯舉人澂江知府

王氏崇慶禮記約蒙

一卷

存

崇慶自序曰夫禮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聖人所以教萬世也予既為禮記管見又自病其逐逐於章句瑣瑣於訓辭未之能約也於是復取其篇目而總斷之是故芟繁所以會要也撮意所以提綱也簡文所以敦行也其庶幾先王聖人之意乎此蓋慶之晚年書也藏之家塾蒙士或有助焉亦庶乎千慮而一得矣作約蒙嘉靖

丁酉

蔣一葵曰語有之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當雖麗非經夫戴記四十九篇純駁不同諸家復祖讖緯附會其說遂成千古禮障今王先生有約蒙焉政不必侈為議論而窮禮之源極禮之致三千二百燦若指掌焉嗚呼此不可與曲士道也

吾氏翁讀禮類編

未見

李鎧曰翁字廷順号子浙江開化人正德戊辰進士

經

義

考

卷一百四十四

四一中華書局聚

余氏本禮記拾遺

未見

王氏漸達讀禮記

未見

漸達自序曰聖人之道大矣無不見諸日用禮也者其諸日用之著見者乎夫禮者履也非虛談以資講說博洽以悅聽聞假飾以爲美觀之謂也後之紀禮者重複繁蕪無所折衷及夫陳氏集說亦人各爲見精蘊弗著近日於讀禮之暇因草廬吳氏之意類聚而章分之去其謬妄究其中正則於聖賢之學篤實之行庶乎其少裨於世也

黃虞稷曰因草廬纂言再爲訂正分章類次之

張氏岳更定禮記

未見

徐文貞公志墓曰公諱岳字維喬惠安人正德丁丑進士以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入爲兵部侍郎以右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惠

張氏孚敬禮記章句

八卷

存

孚敬自序曰孚敬少時卽好讀禮第觀舊說多所未安思欲釐正之而未暇也弘治戊午築羅峯書院於五都瑤溪山中集徒講學始取而章句之正德庚辰中禮部試辛巳上登極試進士時武宗皇帝嗣孝宗皇帝一十六年矣賓天無嗣上以興獻王世子奉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朝議以上考孝宗皇帝而稱興獻王爲叔父孚敬執禮爭之舉朝洶洶至嘉靖四年始定上銳志中興以明聖述作爲己任如正孔子之祀定郊廟之儀與夫耕蠶冠服之制皆所最先者而左右匡助以責孚敬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上固天啓之矣孚敬自惟薄劣無以仰副萬一敢不兢兢乎始終勉之期以自效然三千三百變觀適中毫釐有差爲害匪細此尋常講義尤不可不求其當也然禮莫大於父子之倫而明王之治天下必本於孝孚敬旣以是贊聖天子正大光明之治則疇昔之所好而致力者似不爲欺世之空文而或者可以對揚於名教霍宗伯韜謂孚敬可以禮記章句獻孚敬有所不敢仍自念平生精力悉在於是胡可使之泯滅也歲乙未以疾乞歸

未幾朝使復促因付兒遜業輩校梓藏於勅建寶綸樓中以質諸博古君子

陸元輔曰孚敬初名璫永嘉人中正德辛巳進士首上書言大禮當世宗意累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恩遇罕比卒贈太師諡文忠其書雖存人以言禮逢君薄之無瀏覽者

戴氏冠禮記集說辨疑

一卷

存

錢謙益曰冠字章甫長洲人其學自經史外諸子百家山經地志陰陽律曆稗官小說莫不貫總搜彌剝剔必求緣起而會之以理爲文必以古人爲師下視曹耦莫有當其意者久次諸生以年資貢禮部授紹興府訓導

右載濯纓亭筆記

葉氏瑞齡禮記粕說

未見

括蒼彙紀葉瑞齡字仁夫青田人歲貢生仕爲漳州府經歷

柯氏尚遷曲禮全經類釋

十四卷

存

尚遷自序曰儀禮曲禮俱出於古淹中並行於世故傳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自后蒼說禮爲曲臺記約二百四篇以經爲記自是而始戴德傳於后蒼刪繁集要爲八十三篇戴聖又取德之書刪爲四十五篇更名禮記馬融加以王制月令儒行鄭玄學於融爲之注漢魏以來傳習尊爲經矣唐魏鄭公讀而疑之著禮類二十卷後世失傳宋朱子則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而去禮記之名著學記十五篇於鄉禮之後曲禮存焉元吳幼清氏著禮記纂言雖分事類而不動戴氏篇目晚年欲以曲禮爲正經以配周禮儀禮而不及爲臨歿授其意於孫當曲禮之後添入盛德入官等篇今三禮考注是也注釋淺陋立例無據楊東里考驗爲晏彥文璧僞爲書然吳文正表章曲禮爲經之意具存也明甘泉湛文簡公表曲禮爲上經儀禮爲下經作二禮經傳訓測上於朝廷行於天下雖依舊本然發明新義非前儒所及但少儀併入曲禮而去其名內則玉藻文王世子皆古今所存貶爲曲禮雜傳有遺慮焉尚遷

竊詳戴記諸篇曲禮內則少儀實古禮經篇名玉藻則皆曲禮之
文散逸者聚而爲篇文王世子則古教太子世子事親與公族大
學之禮經傳具存漢儒取首句各篇古經之幸存者此五篇而已
曲禮毋不敬四言實古帝王相傳格語則曲禮爲全經之名內則
少儀而下皆其條理節目宜統於曲禮也尙遷旣考定周禮儀禮
以成全經敬以戴記五篇正經所存類成曲禮分其記傳以全聖
王垂世大典欲復三代此首務也是故曲禮古言修身也齊治平
以修身爲本故立敬身之禮繼古經之後端其源也內則本古經
次敬身者孝爲百行之先故始之以事親之禮子道也以男女夫
婦生兒教子繼之父道也內則之教先王所以立父子夫婦之大
倫矣教子之道必有少儀之禮外傳之教始詳亦古經也而孝弟
教本推及於長幼朋友二倫皆立於少儀之中矣出而交乎鄉焉
國焉敬立通禮之篇則交際之文所以舉鄉禮之要喪祭之禮所
以終事生之節立廟祭享所以理天下之幽者而吉凶常變之理
畢備皆所以達五倫之用焉由鄉國以及天下則臣之事君猶子
之事父也故立仕禮以盡爲臣之節君道統乎天下人倫之本也
故立朝禮以舉爲君之務則虞廷所敬敷之五教其禮不全具於

此也耶然國有治法家有宗法二者並行於天下不相悖也公劉立國必先君之宗之乃立宗禮於朝禮之後重生人之本也凡此皆所以爲教也然不建學立廟則施教無地矣故補學禮以盡德行之教明六藝以敷達才之法則由禮爲經不於是而全耶爲篇凡十有二大而天子諸侯大夫士修齊治平之略細而民生日用彝倫庶事之變靡不畢具禮從其綱事歸其紀有若自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訓釋之文繁而不殺者欲詳明之以便初學而已

長樂縣志柯尙遷縣之下嶼人嘉靖中貢士官邢臺縣丞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四